

# 中共「認知戰」的操作與影響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ognitive Warfare Operations  
Source and Impact

海軍中校 陳彥名、海軍上校 鍾智煌

## 提要：

- 一、「認知」是指通過思想、經驗和感官獲得知識和理解的過程，並藉由操作群眾的資訊來源，影響受眾的決策；這一概念目前正被各國運用在「認知作戰」上，而中共也積極透過此一操作，意圖影響我國的民意走向，企圖讓臺海成為區域的衝突熱點。
- 二、操縱「認知戰」被中共視為「超限戰」的一部分，目的在贏得「制腦權」，並透過鎖定媒體內容、輿論風向和國族認同，為未來的戰役鋪路；這種操作讓世人聯想到俄羅斯在2014年奪取克里米亞前，即透過媒體操作與在地親俄人士配合，將烏克蘭政府的行為描述成對俄語人士的打壓，並策動親俄派勢力，進而順利取得克里米亞半島主權，其作法值得關注。
- 三、本文透過對2020至2023年我國內部民調及網路輿論分析，說明中共「認知戰」的操作，及其對臺、美關係的影響，提醒國人面對特定媒體的偏頗論述時，應警醒從另一方角度進行觀察，以減低敵「認知戰」的影響，確保國軍心防穩固，堅定捍衛國家安全。

關鍵詞：認知作戰，中共、臺美關係

## Abstract

- 1.Cognition refers to the process of acquiring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through thought, experience, and the senses. By manipulating the sources of information for audiences, it can influence their decision-making. This concept is now widely applied in cognitive warfare, and Taiwan has long been a flashpoint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is actively employing cognitive warfare to reshape the perceptions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 2.This manipulation of perception is regarded by the CCP as part of unrestricted warfare, aiming to gain “brain control.” targeting media content, public opin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e CCP seeks to pave the way for future military operations. This approach is reminiscent of Russia’s tac-

tics prior to its 2014 annexation of Crimea, where media manipulation and coordination with local pro-Russian actors portrayed the Ukrainian government as oppressing Russian speakers, thus inciting local residents to seize the territory.

3. This article analyzes Taiwanese election polls and online discourse from 2020 to 2023 to illustrate the CCP's tactics and their impact on Taiwan-U.S. relation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countering cognitive warfare has evolved into a "narrative labeling" strategy, with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deliberately shaping and promoting specific narratives to sway public political opinion.

**Keyword:** Cognitive warfare, China Communist Party, U.S. Taiwan relationship

## 壹、前言

傳統上，軍人是國家與人民面對外部威脅的第一道防線；但隨著科技迅速進步，網路媒體甚至自媒體的興起，加速輿論傳播的速度與影響力，這種爭奪大眾輿論風向控制權的戰爭，近年未曾削減過；尤其傳統的武器並不能遏制這些網路上有目的的言論流竄，也影響大眾對事件的看法。現今許多國家通過選舉、民眾騷亂事件，發現都有「認知作戰」的身影出現，在戰術層面，認知作戰可能採取向特定區域傳播謠言的形式，例如「軍官叛逃、不支付士兵薪餉」等虛假資訊，影響部隊的士氣；這些攻擊配合「認知」的資訊加大殺傷力，正在形塑「新認知」的武器，成為破壞國家安全的元凶。中共方面也藉「資訊戰」掌控目標群體的所見、用「心理戰

」影響人群受眾的感受，以「網路戰」試圖破壞目標國家的技術能力，至於「認知戰」則側重於控制目標人群、分裂團體間的信任，這些都足以改變現況或顛覆既有政權。

目前關鍵的「認知作戰」技術正隨著科技的發展而「一日千里」，也輕而易舉地影響網路社群的使用者，英國專職媒體研究的「劍橋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在2014年6-8月間蒐集超過5,000萬「臉書」(Facebook，以下稱FB)用戶的個人資料，這些簡介被用於做為廣告宣傳，旨在「完成對公眾的特定心理影響」，據稱這些廣告被用於2016年美國總統競選。<sup>1</sup>這類分析公司握有關於目標群眾的大量資料，而後結合人格特質，針對不同類型使用不同演算法，精準的投放故事，能夠讓聽眾改變原本的想法，該公司的創辦人亞

註1：The Cambridge Analytica Files, "I Made Steve Bannon's Psychological Warfare Tool: Meet the Data War Whistleblower," The Guardian, Mar 17, 2019, <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18/mar/17/data-warwhistleblower-christopher-wylie-facebook-trump/>, visited date: 2025/9/18。

歷山大·尼斯(Alexander Nix)形容這類公司是「讓人們行為改變的經銷商」(Behavior Change Agent)。<sup>2</sup>

為因應此類作戰形態的威脅，國人必須提升媒體素養，政府亦應對資訊平台進行適當規範，以防止假新聞與中共宣傳行動，影響國家主流論述的形成。因此，撰寫本文的目的即是倡導透過培養批判性思考能力與提升對資訊操弄手法的認知，建構一個更具韌性的社會，降低受到外部勢力操控的風險。另方面，為達成此目標，政府應主動採取全面性的策略，包括推廣媒體素養教育，並運用「人工智慧」(AI)工具來辨識與反制假新聞；同時強化公民社會與政府機構間的合作，守護民主價值，共同正視「認知作戰」帶來的挑戰，不僅避免社會分化，也確保群眾相互信任，國家前途共好的目標。

## 貳、「認知作戰」概念與發展

「認知作戰」係藉助資訊與衝突手法，達到改變思維並進而改變行為之目的。古代的造謠與假情報戰也可以視為「認知

作戰」的一種形式，但名詞的定義和理論化，則與近代「認知心理學」的發展息息相關。<sup>3</sup>相關「認知作戰」起源與中共「認知戰」的發展，摘陳如下：

### 一、西方國家對「認知作戰」的定義

(一)根據《牛津英語詞典》，「認知」(cognition)一詞指通過思想、經驗和感官獲得知識和理解的心理行為或過程，<sup>4</sup>伴隨認知心理學和認知神經科學的快速發展，認知領域受到軍事理論學者高度關注；對此，中共學者就認為認知領域已成為交戰雙方繼陸、海、空、太空、電磁環境、網路之後的另一較量空間。<sup>5</sup>美軍準則《資訊作戰》(Information Operations, JP 3-13)中，則將「認知作戰」的範疇納在資訊作戰之中(如圖一)，並指出這些行動將會影響個人、團體、系統、社區或組織的運作。<sup>6</sup>

(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將「認知作戰」定義為行為者利用資訊手段 (information means)，達到影響特定對象的感知(perception)、態度，甚至行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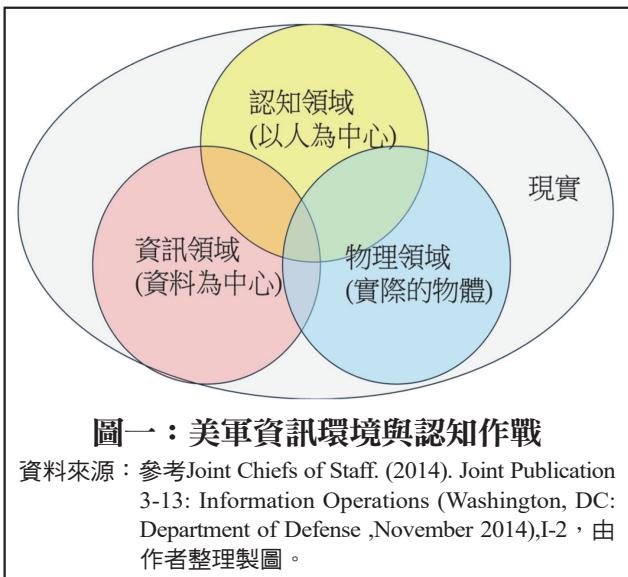
註2：劉致昕，〈專訪前「劍橋分析」業務總監：只要臉書的生意繼續，民主就有危機〉，報導者，2020年1月6日，<https://www.twreporter.org/a/information-warfare-business-interview-cambridge-analytica-brittany-kaiser>，檢索日期：2025年9月24日。

註3：戴長征、魏玲、陳須隆，〈智能時代的認知安全問題：基本內涵、分析框架與風險治理〉，《新時代國家安全與治理系列研究報告》，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安全與治理研究院，2023年11月，<https://sns.uibe.edu.cn/docs/2024-12/734f3acd2ab4bf0a8f5ffab51626624.pdf>，檢索日期：2025年9月18日。

註4：Margaret Matlin, Cognition(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9), p.4。

註5：同註3。

註6：Joint Chiefs of Staff. (2014). Joint Publication 3-13: Information Operations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November 2014).p.I-1.



行動；並藉此塑造對發動者有利的戰略環境條件這種策略，即為「認知作戰」。<sup>7</sup>英國「國防學院」(Royal Navy Defence College)指揮官保羅·奧特維爾(Paul Ottewell)在一篇名為《定義認知域》(Defining the Cognitive Domain)的專文中指出，「認知域是一個由感知和推理組成的領域，通過利用資訊環境影響個體、集體的相互關聯的信仰、價值觀和文化來實現戰略目標」。<sup>8</sup>

以上論述，充分凸顯「認知」這種作戰形態，實質上已經繞過一般國防體系，

更讓傳統的砲彈無法防禦。

## 二、中共對「認知作戰」概念

(一)中共對「認作戰」的認識，起源於蘇聯時代的「喉舌理論」(mouthpiece theory)。<sup>9</sup>自毛澤東主政起，中共就要求所有媒體及宣傳管道都要成為黨的喉舌，以鞏固政策並維護自身利益；並在〈中國如何取勝〉一文中指出：「即使一時無法擊敗更強大的敵人，只要團結群眾、持之以恆，就能逐漸扭轉不利局勢。」<sup>10</sup>共軍《超限戰》的作者喬良、王湘穗則認為「認作戰」是「超限戰」的子類別，主要透過資訊、宣傳及心理作戰來影響民眾的認知、態度與決策行為；<sup>11</sup>然此時對「認作戰」仍處於概念階段。2011年，中共學者石海明和曾華鋒即意識到其潛力，他們將這類的作戰稱為「制腦權」的爭奪，同時這些改變將進一步牽動社會輿論與政治走向，並瓦解敵方意志達成戰略目的。<sup>12</sup>

(二)2014年，中共學界又提出「腦力至上」概念，將「資訊戰」提升為「智能」間的戰鬥，強調在認知速度和處理能力上的優勢，而誰能理解的快，誰就最具有

註7：Bernard Claverie1, François du Cluzel, “The Cognitive Warfare Concept,” , Innovation in NATO, February 2022, [https://innovationhub-act.org/wp-content/uploads/2023/12/CW-article-Claverie-du-Cluzel-final\\_0.pdf](https://innovationhub-act.org/wp-content/uploads/2023/12/CW-article-Claverie-du-Cluzel-final_0.pdf), visited date:2025/8/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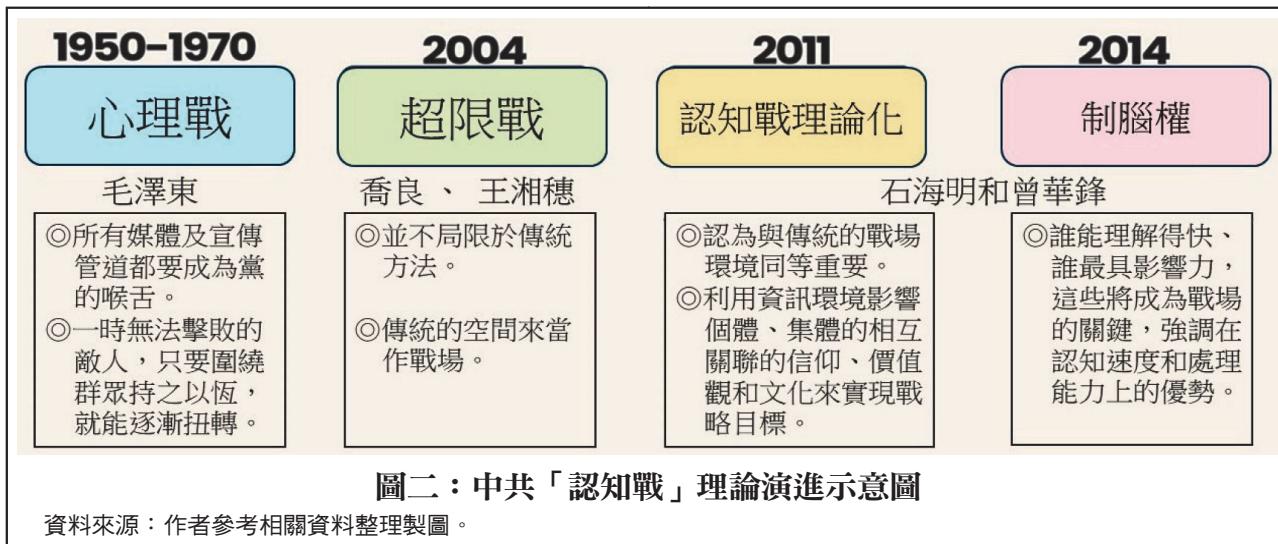
註8：Paul Ottewell, “Defining the Cognitive Domain,” , Over the Horizon, December 7, 2020, <https://overthehorizonmdos.wpcms-staging.com/2020/12/07/defining-the-cognitive-domain/>, visited date:2025/9/18。

註9：黃星樺，〈無感或轉化？2022年共軍圍臺軍演新聞框架分析〉，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2024年，頁2。

註10：沙葉新，〈毛澤東四大宣傳理論體制〉，《開放雜誌》(香港)，第9期，2003年9月，頁89~91。

註11：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112年國防報告書》(臺北市：國防部，2023年)，頁42。

註12：曾華鋒、石海明，《制腦權：全球媒體時代的戰爭法則與國家安全戰略》(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4年)，頁181~185。



社群影響力，這些都將成為戰場勝負的關鍵；<sup>13</sup>這類「AI結合認知領域的作戰」主張，正被共軍認為是下一代戰爭型態追逐的焦點。目前中共所遂行之「認知作戰」（如圖二），傳由中央工廠（常被稱作內容農場）產生符合特定立場的文章後，運用外包媒體散播影響力，進行鋪天蓋地的宣傳；<sup>14</sup>至於平台（如TikTok或小紅書）演算法的發展，使得具特定立場的「內容農場」（content farm）謠言得以散布得更廣與更遠，對象也更精確。當前「中」方正運用「人工智慧（AI）」與「機器學習（ML）」，追蹤用戶在社群媒體上的點讚內容、交友群、人際關係，使得產出的內容更具有「說服力」，也讓推薦的「產品」（或指

媒體風向）能夠更精準地進行打擊。

## 參、中共當前「認知戰」策略

中共使用「造船出海」與「借船出海」的隱喻，來表達對策略的實際執行，再藉由經濟與文化的槓桿來達到「入腦入心」的效果。<sup>15</sup>首先利用中、外社群媒體進行敘事建構，包含創造與分享「中國故事」，以擴大「中」方的影響力；並製作、植入及傳播具爭議性的訊息，以吸引讀者的目光，引誘思考對立面的觀點，進而對現有秩序產生懷疑。有關中共滲透與操控海外媒體，主要採取四項策略，相關分析摘陳如下：<sup>16</sup>

### 一、「造船出海」（直接控制）

註13：宋文、梁寧寧、楊克功，〈腦計畫：世界科技競爭新高地〉，《解放軍報》，2016年10月20日，版7。

註14：曾雅琦，〈「後疫情時代」中共對臺「認知作戰」威脅淺析〉，《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6卷，第4期，2022年8月1日，頁121~123。

註15：顏瑞宏，〈威權語境下的中共策略溝通實踐與臺灣社會的反應〉，國防大學政治學系博士論文，2023年5月，頁20~25。

註16：黃鶴，〈從「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視頻發展戰略〉，《新聞戰線》，2019年第6期，2019年6月1日，[https://paper.people.com.cn/xwzx/html/2019-06/01/content\\_1940201.htm](https://paper.people.com.cn/xwzx/html/2019-06/01/content_1940201.htm)，檢索日期：2025年9月18日。

(一)中共正透過打造自有的國際新聞傳播公司與專業人才，直接控股或全資持有電視頻道、報紙、廣播電台等媒體機構，從內部操控報導方向與敘事主軸，以達特定目的。例如官方成立「中新社」，提供大量內容供中文媒體轉發，是「中」方影響海外中文媒體的重要一環，並進一步控制海外華人媒體。<sup>17</sup>另一個迅速擴張影響力的是「環球電視網」(CGTN)，並同時開設英語、西語、法語、阿拉伯語等台，並積極在「臉書」、「推特」(Twitter，現已更名為X)、YouTube等平台在中國大陸境內被封鎖的外國網站上開設與經營粉絲專頁，<sup>18</sup>目前CGTN的傳播效果，已經引發西方國家加強警覺。

(二)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官方內容分享合作夥伴(指有簽訂契約彼此轉發內容的媒體業者)已由2000年的62家，躍升到2017年的221家；<sup>19</sup>此外，中共也積極收編海外媒體人士與大學、智庫學者為其代言，扶植網路專業團隊成立粉絲專頁，內容立場統由官方統一發布，再交由民間

進行包裝與散布。依我國「國防安全研究院」發表的《2020中共政軍發展評估報告》內容指出，中共「國家安全部」所遂行之「認知作戰」，疑似同時進行混合外圍民間駭客團隊之網路攻擊，並與假訊息作戰混合使用，值得特別注意。<sup>20</sup>

## 二、「借船出海」(間接控制)

係藉由既有的國際平台傳播「中」方觀點。此法主要是運用公眾人物或知名的西方媒體，以當地語言與敘事方式來包裝中共立場，使外國受眾更容易接受。畢竟透過當地評論員或社群意見領袖的影響力，往往更為即時與有效，因為這些人已擁有既有的粉絲群體；相較之下，「直接控制」的成效遠不如借用既有影響力人物或「在地協力者」。一般咸認為中共之「認知作戰」在滲透或掌握各式平台，如美國川普(Donald Trump)總統在第二任期(2024年1月20日起)發動的「關稅戰」(Tariff War)期間，不少「中」方學者就表達立場，並說明「關稅戰」並不會損害「中」方的國家經濟，反而還對美國自身有害；<sup>21</sup>

註17：Hoover Institution, “China’s Influence &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 November 29, 2018, [https://www.hoover.org/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docs/diamond-schell\\_chineseinfluence\\_oct2020rev.pdf](https://www.hoover.org/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docs/diamond-schell_chineseinfluence_oct2020rev.pdf), visited date:2025/9/18。

註18：Merriden Varrall, “Behind the News: Inside 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 Lowy Institute, January 2020,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behind-news-inside-china-global-television-network>, visited date:2025/8/28。

註19：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The China Story: Reshaping the World’s Media,” IFJ Research Report On China And Its Impact On Media 2020, June 2020, [https://www.ifj.org/fileadmin/user\\_upload/IFJ\\_Report\\_2020\\_-\\_The\\_China\\_Story.pdf](https://www.ifj.org/fileadmin/user_upload/IFJ_Report_2020_-_The_China_Story.pdf), visited date:2025/8/17。

註20：曾怡碩，〈第十二章 中共認知作戰〉，《2020中共政軍發展評估報告》(臺北市：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2020年12月31日)，頁218。

註21：Martin Wolf, “Why the US Will Lose against China,” Financial Times, April 30, 2025, <https://www.ft.com/content/75f358e2-1802-4c7f-9b74-9c42af2bdeb4>, visited date:2025/9/21。

此一言論發出後，也被「中」方官媒大量轉發。<sup>22</sup>另面對美國發動的科技制裁，「中」方則定調「科技制裁反而促使中共產業進步」等論點，除受到眾多專家轉發外，<sup>23</sup>相關言論也持續在網路上發酵。

### 三、「入腦入心」(結合認知心理學與演算機制)

(一)「入腦入心」是指把話說到心坎裡。在當今網路發達的年代，中共「認知作戰」手法與策略必須「入腦入心」，主要是精準投放與迅速建立輿論基礎這兩類手段為主。<sup>24</sup>前者利用臉書、Line等通訊軟體，創建同溫層群組，大量迅速發布不實圖文訊息、操弄爭議輿論，或透過「抖音」(TikTok)等短影音平台，利用藝人或培植網紅及自媒體發展等方式，「無孔不入」地滲透人民生活。這些操作手法背後的理論，在於平臺能夠藉由演算法精準的投放你所喜好的內容，部分軟體還可用來蒐集資訊。

(二)通過分析社群媒體或是電子產品

的使用紀錄，能夠建立個人的喜好檔案，包括個人究竟對什麼樣的內容更加喜歡或排斥，當個人檔案完成後，就可以更準確地說服當事人購買、投票和評論，<sup>25</sup>並逐漸建立改變態度和行為的機制。這種手法被稱為「大眾人際說服」，<sup>26</sup>也就是用戶會發現處在一個演算法推送的輿論圈子中，不知不覺的受到當前圈內的言論影響。<sup>27</sup>換言之，當前中共「認知作戰」已全面升級，並逐漸影響國人的認知與判斷能力；故認真評估其對我國的「認知作戰」實有其必要性及迫切性。

## 肆、中共對我國「認知戰」影響分析

中共也善於搭配時事結合其立場進行宣傳，2020年2月「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爆發期間，其官媒及相關聯的帳號立即於X、FB等平台上大量宣稱病毒源自美國，並運用「借船出海」與「造船出海」策略，進行認知上的攻防戰。又如

註22：陳鎧妤、呂佳蓉，〈新華社評論：美國關稅狂潮是適得其反的霸凌行為〉，中央通訊社，2025年4月3日，<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2504030162.aspx>，檢索日期：2025年9月18日。

註23：〈「中國製造2025」基本實現，誰是最大功臣？《日經》：「美國打壓」該記上一筆〉，風傳媒，2025年3月23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5343940>，檢索日期：2025年9月18日。

註24：邱國強，〈習選出版 蔡奇：推動習近平思想入腦入心入魂〉，中央通訊社，2023年5月22日，<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2305220352.aspx>，檢索日期：2025年9月18日。

註25：同註14，頁121~123。

註26：「大眾人際說服」(Mass Interpersonal Persuasion，MIP)，也就是人們會被迫遵從大多數人的意見。B.J. Fogg, "Mass Interpersonal Persuasion: An Early View of a New Phenomenon," in *Persuasive Technology*, eds. Harri Oinas-Kukkonen, Per Hasle, Marja Harjumaa, Katarina Segerstahl, and Peter Øhrstrøm,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vol. 5033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 2008), pp. 23~34。

註27：同註3。

2021年3月期間，鑑於我國對美方的不信任感日益上升，此時輿論也出現「美國強迫臺積電赴海外建廠將掏空臺灣經濟」、「美國豬肉進口危害臺灣健康」等內容廣泛流傳；<sup>28</sup>分析人士就指出，這些議題後來都被認為是中共的「認知戰」操作，確實值得注意。<sup>29</sup>以下就不同時期重要階段的網路熱門話題，與國人的政治認同進行綜合探討，分析如後：

### 一、影響網路社群討論熱度與話題內容

中共已展現出一套複雜的策略，並利用媒體影響力來塑造國際輿論，儘管在部分領域有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其他領域也面臨挑戰與不預期後果。「中」方進行輿論戰對我國國民進行影響認知，實際成效確實難以用數據量化評估；因此，謹就網路搜尋力度或討論版的「網路聲量」，以及民間團體自發性的問卷調查，做為影響分析來源。以下就近其各重要事件趨勢概況進行分析(如圖三)，探討如后：

#### (一)2020年「COVID-19」疫情期間，

當我國即將接收首批「莫德納疫苗」(Moderna)的消息傳出時，「臺灣以軍購與晶片交換疫苗」的敘事廣泛流傳；<sup>30</sup>儘管我國的早期防疫表現確實中規中矩，該敘事似乎仍持續發酵。又如2021年，美軍從阿富汗撤退，原阿富汗政府的快速失敗，引發部分人士將美國渲染成背棄盟友、見死不救、不值得信任的「負心漢」，並暗示我國將會走向該國的命運，同樣引起網路熱議。<sup>31</sup>

(二)2022年2月，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引發民眾焦慮，相關影響民眾立場的敘事隨即於網路出現，一派主張臺灣是烏克蘭戰爭的縮影，俄羅斯對烏國的認知作戰猶如中共對我國的翻版；另一種論述則將戰爭歸咎於美國或北約的「挑釁」，強調「美國是全球混亂的根源」，帶來戰爭與破壞；<sup>32</sup>對此我國不應一味地順從美方並接受其軍售要求。

(三)回顧2021年拜登(Joseph R. Biden)總統宣布成立「印太經濟架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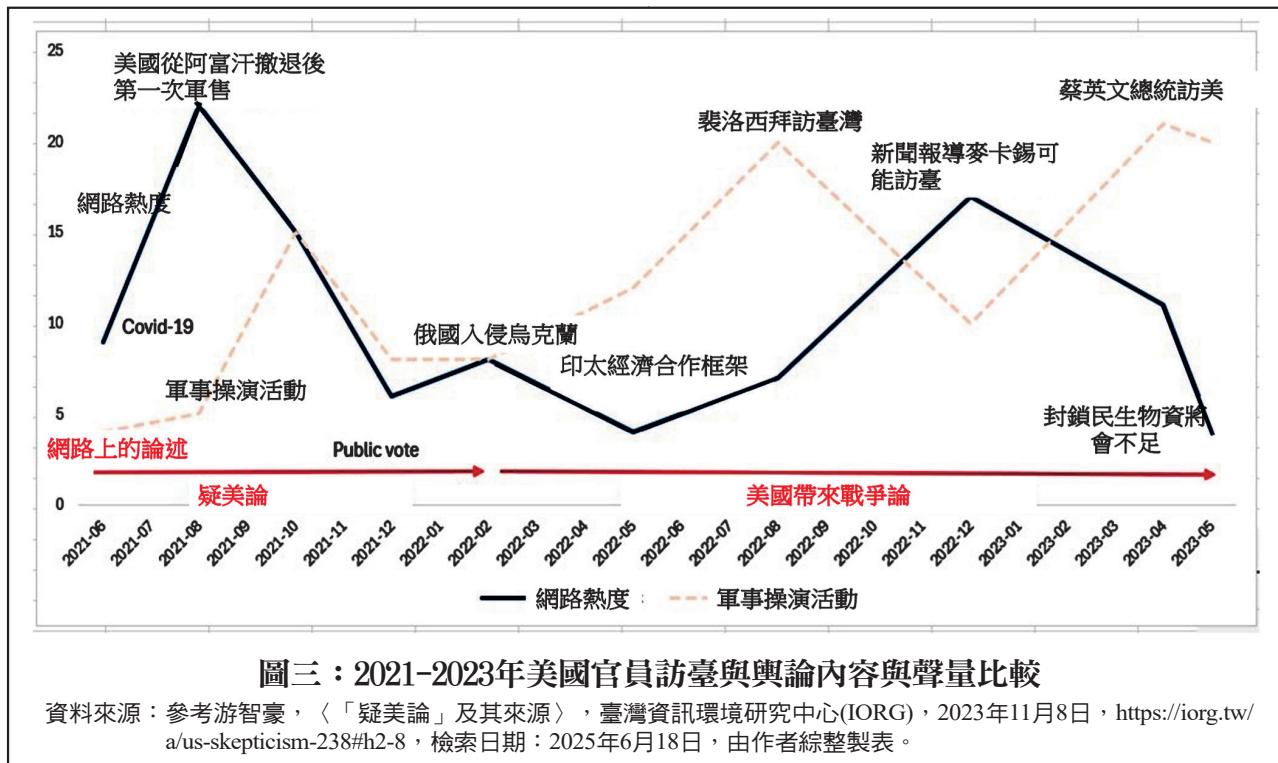
註28：Ben Blanchard, “TSMC Shares Soar After Bullish Outlook,” Reuters, January 19, 2024,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tsmc-shares-soar-after-bullish-outlook-2024-01-19/>, visited date:2025/8/18。

註29：Syaru Shirley Lin, Caroline Fried, and Siwei Huang, “What Taiwan’s 2024 Election Means for China, the US, and the Future of Taiwan,”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79, March 2024, <https://www.prcleader.org/post/what-taiwan-s-2024-election-means-for-china-the-us-and-the-future-of-taiwan>, visited date:2025/8/23。

註30：〈有關網路消息偽稱美國援贈我國疫苗係由臺積電爭取而來事，外交部嚴正澄清說明如下〉，外交部北美司，2022年8月27日，[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aspx?n=95&sms=73&s=98439](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aspx?n=95&sms=73&s=98439)，檢索日期：2025年9月28日。

註31：莊秉璋，〈統派吹起「疑美論」認知作戰又一遭〉，《自由時報》，2021年8月18日，<https://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642078>，檢索日期：2025年9月28日。

註32：譚昱涵、林政榮，〈中共「認知作戰」對我國之影響 以2022年「圍臺軍演」為例〉，《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7卷，第3期，2023年6月1日，頁121~122。



圖三：2021-2023年美國官員訪臺與輿論內容與聲量比較

資料來源：參考游智豪，〈「疑美論」及其來源〉，臺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IORG)，2023年11月8日，<https://iorg.tw/a/us-skepticism-238#h2-8>，檢索日期：2025年6月18日，由作者綜整製表。

IPEF)時，該年5月就出現「臺灣毀滅論」敘事，謠稱我國參與IPEF是美國將臺灣「變成戰場」的行動；<sup>33</sup>緊接著2022年8月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atricia Pelosi)旋風訪臺，共軍則同步在我國周邊展開軍演，網路上即出現多種論述，指我國捲入戰事部分原因係來自美國，觀察中共從指責美國到警告我國等論述，均在告誡「美、臺勾連升級，帶來的挑戰」。

(四)中共官方接連提出《反分裂國家法》、《臺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甚至習近平在「二十大」的對

臺論述，均顯見中共正不斷向國際聲明，並以立法程序塑造民主正當性，實則為強烈反對分裂勢力及外部干預，為合理化侵略預先鋪路；故此刻全力發動「「疑美論」」，包含「美國人不來」、「政府沒準備」、「國軍沒能力」等「認知作戰」，意圖混淆國人不要相信民主與自由的價值同盟。<sup>34</sup>

(五)2022年10月下旬傳出「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即台積電)預計將晶圓製造設備轉移至美國工廠的消息曝光後，網路上便有敘事將此事件包裝為美國「掏空

註33：〈【錯誤】網傳推文「突發新聞：白宮內部人士透露美國總統拜登脫口毀滅臺灣計畫」？〉，臺灣事實查核中心，2023年3月3日，<https://ffc-taiwan.org.tw/fact-check-reports/migration-8860>，檢索日期：2025年9月28日。

註34：吳宗翰，〈中共對臺認知作戰的「形」、「勢」、「力」〉，《清流雙月刊》(臺北市)，第46期，2023年7月，頁35~38。

臺灣」，剝削我國資源與人力，意圖「摧毀臺灣」。2023年1月，與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Kevin Owen McCarthy)可能訪臺相關的敘事接連出現，並再次強化美國「好戰」與臺灣「烏克蘭化」的形象。<sup>35</sup>這些事件都讓中共在臺灣海峽周邊的軍事活動更為頻繁，也出現如「混亂源頭論」(美國是全球衝突根源)、「假朋友論」(美國宣稱支持臺灣但無實質協助，僅為圖利)、「拋棄論」(美國將臺灣當作棋子，終將拋棄臺灣)等論述，都讓我國內部社會掀起討論的熱潮，也造成民心士氣不安。

<sup>36</sup>

## 二、政治立場迥異-加速社會分裂

從前述事件分析，近年中共持續以「認知戰」配合實體軍演和輿論引導，試圖影響我國內部對統獨、外交與國安議題的態度；然而，這些操作的實際上成效並不一致，尤其在政治認同上，我國民眾反而展現出一定程度的抗壓能力，但對我政府之公信力與軍隊的招募成效，仍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相關立場，概述如后：

(一)由於我國與中共分屬不同政治體制，生活方式差異日益擴大，加上「中方持續的政治與軍事威嚇，民眾對認同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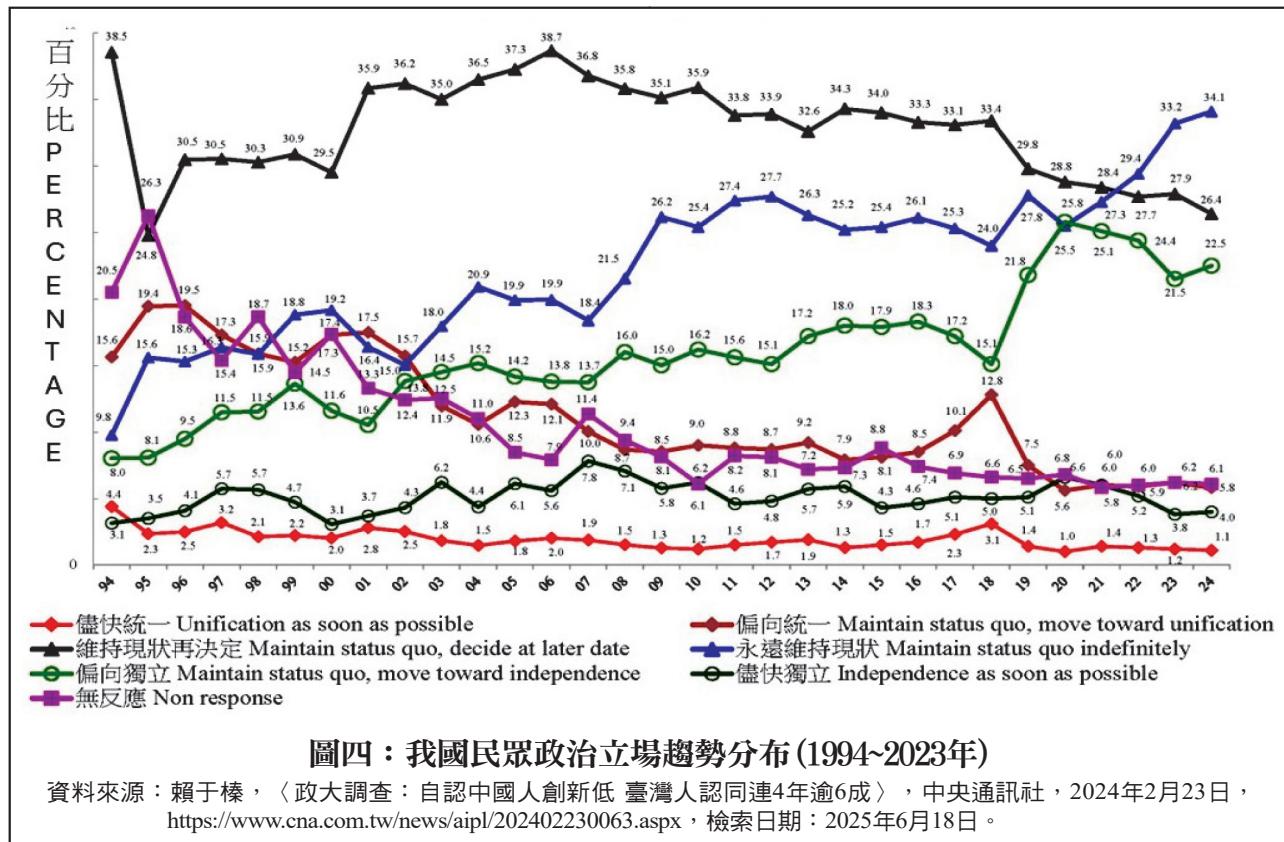
共也產生反感。根據「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調查年輕一代普遍存有不願為了短期經濟利益向中共妥協的意向，調查亦顯示，支持永遠「維持現狀」的比例明顯上升(如圖四)。<sup>37</sup>面對中共以「戰爭威脅」與「資訊操弄」雙軌並進的戰略，國人普遍選擇在兩岸關係上採取審慎、穩健的立場，並避免激進的統一或獨立主張。這種「保守穩定」的態度，在某種程度也反映出民眾對媒體刻意誘導風向內容的自我防衛本能。整體而言，政治立場與認同並非完全受到外部敘事牽引，社會在重大認知事件後，雖會出現短期的言論震盪；但長期趨勢仍顯示出政治認同的自主與集體判斷的韌性，這也凸顯出建立有效的公民媒體素養教育的迫切性。

(二)中共常以經濟利益做籌碼，影響商業往來的自媒體與企業，並要求其自我審查，尤其對任何不利的新聞報導，或是網站上任何有關臺灣的字眼。這種操作常導致媒體內部先自我審查，逐漸形成「什麼能說、什麼不能說」的編輯規範，各媒體為讓電視劇能進入市場，逐漸放棄原有的立場，侷限自己「能說」與「不能說」的範圍。<sup>38</sup>畢竟不同立場的媒體在報導不

註35：楊一達，〈美國對兩岸和平統一態度的變化？〉，《國防情勢特刊》(臺北市)，第37期，財團法人國家安全研究所，2024年5月21日，頁1~3。

註36：洪子傑，〈簡析中共對臺炒作「疑美論」〉，《國防安全雙週報》(臺北市)，82期，財團法人國家安全研究所，2023年6月23日，頁11。

註37：賴于榛，〈政大調查：民眾自認中國人比率創新低 自認臺灣人近4年都逾6成〉，中央通訊社，2024年2月23日，<https://www.cna.com.tw/news/aipl/202402230063.aspx>，檢索日期：2025年9月18日。



同議題時，都會表達不同程度的正向與負向輿論操作。<sup>39</sup>以香港「反送中事件」為例，各家媒體就有不同的解讀，<sup>40</sup>這也凸顯我國當前媒體立場兩極化的狀況。依瑞典「哥德堡大學」2024年調查報告就指出，自2013年以來，我國已連續11年成為遭受境外假訊息入侵最嚴重的國家，顯見中共持續、大量對我釋放假訊息，以加劇內

部政治、經濟和族群分化，國人應多加關注。<sup>41</sup>

### 三、對軍中環境的不滿與影響

(一)中共的「認知作戰」亦試圖削弱國軍軍事整備，如「軍中待遇不佳」的負面形象，或在社群平台上出現大量疑似空軍飛行員帳號，批評政府並抱怨工作條件惡劣等，<sup>42</sup>這些都被政府安全部門認定為

註38：Xi Wang, “If You Only Read the Headlines of China Times and United Daily News, You’ll Think Hong Kong’s Anti-Extradition Protests Are Just Hong Kongers Rioting and Becoming Terrorists,” Watchout, September 5, 2019, <https://watchout.tw/reports/Xibbd0HZ7WpbvTe5AFKK>, visited date:2025/8/22。

註39：Jessica Drun and Bonnie Glaser, “Five One-Chinas: The contest to define Taiwan,” Lowy Institute, November 2, 2023, <https://interactives.lowyinstitute.org/features/one-china-contest-to-define-taiwan/>, visited date:2025/8/18。

註40：The Taiwan Legislative Yuan, “The Market Share Rate of The Want Want-China Times Group and the China Network Systems,” The Legislative Yuan Gazette, Vol. 100, No. 74, November 2011, p.252。

註41：楊綿傑，〈境外假訊息攻擊 臺灣連11年全球受害最嚴重〉，《自由時報》，2023年3月25日，<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637451>，檢索日期：2025年9月18日。

蓄意散布的假資訊。外界咸信此一策略，旨在打擊國人士氣與對政府公眾信任，進而削弱我國國防能力與社會凝聚力。中共軍事活動增強後，前線部隊壓力加大，原有薪資吸引力降低，在應對軍事壓力升溫與「抱怨文化」氛圍下，讓國軍維持兵力及戰力更形困難。根據國防部提供之書面報告指出，國軍「實有員額占核定員額比例」從2020年的近百分之九十(89%)，已遞減至2024年的百分之八十(80%)，<sup>43</sup>代表此問題確實不容忽視。

(二)在媒體、網路蓬勃發展下，這些網路社群平台已成為國人及部隊官兵分享情緒與抱怨的環境，但對於基層領導幹部也造成管理上的壓力，而這些平台正成為中共「認知作戰」攻防的前哨站。2024年中共「國家安全部」指控我國「資通電軍」對對岸進行網攻，此事經我國國防部駁斥後，臉書粉絲專頁隨即出現圖文稱「分裂祖國罪不容恕」等圖片；<sup>44</sup>對此，我國即有學者主動示警，該社群粉專可能已被「中」方滲透，才會出現與中共「認知作戰」裡應外合的現象，確實值得政府及國軍提高警覺。<sup>45</sup>

## 伍、中共操控「認知戰」對臺、美兩國的影響

長期以來，臺、美關係一直是我國公共討論的重要議題。而「疑美論」在我國內部就塑造出對民主治理與民主盟友的負面形象，這些不合理或操弄性的論述，則加深國人對民主制度的不實質疑，也讓兩國關係發展產生長遠影響。以下就當前我國內、外部情勢及影響，分述如後：

### 一、我國社會的拉鋸與反思

(一)許多研究報告都指出，中共是「疑美論」最大的外部來源。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讓我國民眾越來越多人選擇認同自己的國家，自然也抵消部分「疑美論」的影響。近年來，隨著臺、美雙邊關係日益密切，各種對美國懷疑的觀點仍持續在我國內部流傳；因此，國人需要提升媒體素養，來因應這種複雜的資訊環境。未來即便看到報章雜誌上提出：「美國一定會出賣我國，不管什麼樣的友臺政策，背後都不是真心對臺」，或搭配「美方都售予我國過時的武器，並成為一個馬前卒等，所以必須要小心提防美國」，這類的

註42：謝幸恩，〈調查局：境外勢力假冒飛官詆毀國軍 用掌控臉書轉傳〉，中央通訊社，2024年8月17日，<https://www.cna.com.tw/news/asoc/202408170037.aspx>，檢索日期：2025年9月23日。

註43：柯永森，〈國防部修訂「志願士兵甄選條件」的省思〉，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2025年2月18日，[https://www.indsr.org.tw/focus?typeid=0&uid=11&pid=2788#\\_ftn1](https://www.indsr.org.tw/focus?typeid=0&uid=11&pid=2788#_ftn1)，檢索日期：2025年9月18日。

註44：吳書緯，〈廣州公安指國軍人員網攻 資通電軍：中共抹黑絕非事實〉，中央通訊社，2025年6月5日，<https://www.cna.com.tw/news/aip1/202506050097.aspx>，檢索日期：2025年9月18日。

註45：陳鈺馥，〈被中共滲透？「靠北長官」發文公審3軍人 稱「分裂祖國罪不容恕」〉，《自由時報》，2024年9月25日，<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4810476>，檢索日期：2025年9月18日。

論述通常搭配著美國的戰略模糊，由於許多時候美方無法公開給予共同防禦的保證；因此，也讓這些論述有了操作的空間，故國人必須培養自主思考的能力。<sup>46</sup>

(二)2020年以後，美、臺之間出現一系列重要互動，部分被視為對中共施壓及其資訊戰的反應。2020年至2021年美國衛生部長阿札爾(Alex Azar)、國務次卿柯拉克(Keith Krach)分別來臺，以及一連串如議長、議員訪臺等行動，具體表達對我國的支持；<sup>47</sup>儘管中共以軍演恫嚇，並配合資訊與認知作戰試圖阻撓，<sup>48</sup>但成效依然不彰。然從這些密集互動顯示，中共對我國的脅迫與資訊戰，仍未能削弱美、臺雙方非官方外交關係，但高調的背後引發兩岸軍事升級，卻成為海峽現狀改變的推手，得失之間似乎讓朝野間的立場更加「涇渭分明」。

## 二、對美國境內輿論的影響

(一)中共除積極影響我國民意外，也試圖透過社群媒體及輿論操作，來影響美國國內民眾的認知。2022年，美國資安公

司「Mandian」揭露，一個「中」方網路組織「HaiEnergy」，透過假新聞網站和假社群帳號發表攻擊美國政府官員來臺的文章，這些文章宣稱美國「應遠離臺灣」(stay away from Taiwan)，企圖將中共軍演的原因歸咎於美國官員訪臺的行動，更讓組織散布美國幫助烏克蘭研發「生物戰劑」的假消息。<sup>49</sup>這說明中共資訊戰已擴大至美國輿論場域，利用美方內部敏感議題(如對外軍事承諾、政治分歧)進行操作，企圖影響美國民眾與政界對我國的支持。

(二)目前美國主流政策並未因中共此類操作而轉向，相反地，美國更警覺這類認知作戰威脅，<sup>50</sup>如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和「國土安全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HS)近年多次警告「中」、俄等國試圖干預美國總統選舉(分別為2016、2020、2024年)和輿論風向；然在涉及臺灣問題上，美國參、眾兩院仍普遍維持支持我國的共識，但國務院實際行動上仍以美國利益為先。

註46：紀澄鋐、林傳凱，〈中共「認知戰」操作淺析-由美、「中」對抗視角回顧〉，《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9卷，第4期，2025年8月1日，頁112~113。

註47：Chen, Jeremy (Yen-ming), “The Challenges Taiwan Faces in Cognitive Warfare and Its Impact on US-Taiwan Relations.” Journal of Indo-Pacific Affairs, April 21, 2025, <https://www.airuniversity.af.edu/JIPA/>, visited date:2025/8/22。

註48：Wu, Huizhong. “Taiwan Leader Cites Threat of Chinese Cognitive Warfare”, AP News, September 7, 2022. <https://apnews.com/article/taiwan-technology-china-misinformation-f9b030d8c11f2250a2a516d73059b257>, visited date:2025/8/23。

註49：Tucker, Patrick, “Chinese Disinformation Group Targeted Pelosi’s Taiwan Visit.” Defense One, August 4, 2022. <https://www.defenseone.com/technology/2022/08/chinese-disinformation-group-targeted-pelosis-taiwan-visit/375377/>, visited date:2025/8/23。

註50：Hsiao, Russell. “US-Taiwan Cooperation to Counter PRC Interference and Disinformation.” Global Taiwan Institute, December 12, 2018, <https://globaltaiwan.org/2018/12/us-taiwan-cooperation-to-counter-prc-interference-and-disinformation/>, visited date:2025/8/23。

對此我國仍應保有自主憂患意識，不能因美國之態度，而放鬆警惕。<sup>51</sup>

## 陸、我國對抗「認知戰」之策略與挑戰

我國政府很早就意識到來自中共的「認作戰」威脅，並試圖展開防禦，其應對措施是多面向的，首先，在打擊假新聞方面，有許多線上事實查核社群平臺，讓系統能即根據標題判斷其真實性；但事實上這些意識形態對抗，是一場沒有盡頭的戰場。以下就對抗「認知」的相關挑戰與策略，逐項分析如後：

### 一、抵抗「認知戰」的挑戰

(一)我國學者認為指控中共進行「認知作戰」的說法存在誇大或受地緣政治利益所影響，且由於資訊戰與輿論塑造是國際競爭中各國普遍採用的策略；因此，在某些情境下，指控對方進行「認知作戰」是醜化該國形象，並合理化針對該國的特定政策或行動指控。<sup>52</sup>故客觀分析與敘事操縱之間仍然真假難辨，政府應審慎評估在指責「中」方「認知戰」同時，是否有可能被對手醜化為打壓言論自由。

(二)每個國家都有權推廣自身文化與政策。中共試圖提升國際社會對其政策的理解，其作法與西方國家運用「軟實力」(Soft Power)策略相仿，各國當然有權贊助一些機構發表符合該國立場的文章，而這些文宣或文案自然帶有特定的意識形態。因此，我國獨立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儘管採用共識決策機制來處理價值判斷複雜的議題；<sup>53</sup>然而權限過大容易招致批評，權限不足則缺乏實效，如何在權限與功能之間取得平衡，仍是政府相關部門應主動面對的挑戰。

(三)在我國媒體環境中，無論議題為何，正反兩派的激烈辯論相當常見，再加上人類自然與生俱來的偏見機制，使得一旦採取了某立場或相信原本的來源後，便很難再改變。再者，如果不同新聞資訊存在衝突，「人們更喜歡與其立場一致的資訊」；另在演算法推波助瀾下，支持某一方觀點的受眾，常會被不斷推送該方訊息，但總體而言，我國社會仍十分珍惜這種相對開放的言論環境。雖然「中」方言論可能被廣泛討論，但同時也能讓國人能更清楚意識到中共的威脅與企圖；因此，培

註51：郭宏章，〈美國國會在臺美關係中的角色：基於1999年至2021年間友臺法案的分析〉，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22年，頁14~23。

註52：Bebber, Robert, “Cognitive Competition, Conflict, and War: An Ontological Approach,” Hudson Institute, 13, May, 2023, <https://www.hudson.org/defense-strategy/cognitive-competition-conflict-war-ontological-approach-robert-jake-bebber>, visited date:2025/8/21。

註53：黃嶸，〈觀點投書：NCC困境的解套之道〉，風傳媒，2024年5月15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5119948?page=3>，檢索日期：2025年9月28日。

養民眾「識讀」的能力非常重要。<sup>54</sup>

## 二、反「認知戰」的策略

近年來，在官方與民間團體的奔走下，國人對中共「認知作戰」越來越有所概念，並積極推動社群媒體素養教育；而為了對抗來自中共的假訊息與「認作戰」，儘管民間有不少組織處理，但官方部分則交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負責審查媒體併購案，或涉及中共資金的企業收購行為都是一例。以下就反「認知戰」的策略與相關建議，分述如後：

### (一) 事實查核平台建立與國際間的合作

1. 隨著數位媒體崛起，錯誤資訊與「深偽」(deepfake)技術愈發普遍，面對AI技術遭到濫用的現實，提升國軍的數位識讀素養已刻不容緩。像是對資訊來源的判斷、內容真實性的驗證，鞏固認知心理防線亦為國際戰略競爭的決勝關鍵。各國正積極投入自主可控的AI技術，避免核心關鍵受制於他國。<sup>55</sup>因此，運用數位工具與事實查核平台已成為媒體素養中的關鍵技能，為此，政府和民間組織已經有不少的查核和闢謠平台，例如「臺灣事實查核中

心」(Taiwan Fact Check Center, TFC)及「內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騙網」等平台，都有聘請專家對於網路謠言進行解答，避免錯誤資訊一再傳播。

2. 我國與「美國在臺協會(AIT)」也著手建立直接合作管道來抵禦中共的「認知戰」。雙方透過「全球合作訓練架構」(GCTF)舉辦國際假訊息研討會，由AIT與位在美國的「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TECRO)合辦，美國國務院官員也親自與會交流對策。<sup>56</sup>此外，美國在2022年更新的「整合國家策略」(Integrated Country Strategy)中，也明訂與我國協作打擊中共虛假訊息與惡意影響、強化社會韌性，並分享最佳作法，在顯示臺、美雙方已將認知作戰視為共同挑戰。

3. 當今數位工具的進步已經能夠統計出當今社群媒體的熱門話題，並且對可能觸發高度傳播的內容進行預判，例如「麻省理工學院」(MIT)研發的「Tweet Watch」工具，捕捉即時的推特流量來識別具有高度負面情緒和高病毒式傳播的資訊，未

註54：劉宗翰。〈論社群媒體的安全議題及因應之道〉，《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4卷，第1期，2020年2月1日，頁108。

註55：董慧明，〈【戰略快評】中共濫用AI?健全數位素養辨真偽〉，《青年日報》，2024年6月20日，<https://www.ydn.com.tw/news/newsInsidePage?chapterID=1774611>，檢索日期：2025年9月28日。

註56：Hsiao, Russell. “US-Taiwan Cooperation to Counter PRC Interference and Disinformation.” Global Taiwan Institute, December 12, 2018, <https://globaltaiwan.org/2018/12/us-taiwan-cooperation-to-counter-prc-interference-and-disinformation/>, visited date:2025/8/23。

來它將起到輿論「熔斷器」的作用，<sup>57</sup>以減緩具有高度傳染性的推文內容散播。至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發表專文〈對抗認知作戰：意識和復原力〉(Countering Cognitive Warfare : Awareness and Resilience)提到，應該建立一個認知作戰檢測和警報系統，跟蹤各種社交媒體、廣播媒體、社交網站的資料，使用機器學習和模式識別演算法，將這些資料特徵呈現在地理網格中，以便觀察各種認知活動隨時間推移的發展情況，並向「北約」(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和聯盟各國提供及時的警報信號，俾有助快速做出適當的應急行動。<sup>58</sup>

## (二)多方查證並推動媒體規範

1. 面對認知作戰，國軍除了必須加強精神教育、提升士官兵的心理素質和認知能力，同時應加強對外情報的掌握和分析，將當前敵情狀況與現實輿論進行結合，瞭解背後傳播的原因，第一時間發送新聞稿闢除謠言與不實訊息，才能在認知空間中的作戰中保持優勢；同時有助於國軍與

民眾抵抗認知攻擊的能力。<sup>59</sup>

2. 在當今媒體泛濫的時代，國軍精神教育仍應持續進行，並教導官兵對媒體標題多停、多看與多聽，面對過於聳動的標題應停下腳步，並透過交叉查證，避免錯誤資訊流通。由於媒體機構因政治立場、文化背景或既得利益不同，對同一事件的報導方式亦會有所差異；透過多方交叉查證，讀者能從不同角度瞭解同一事件，避免落入單一觀點的陷阱或被誤導。

3. 由於意識形態的爭議，使得應對「認知戰」之相關法令推行困難重重，我國在1999年廢止《出版法》後，除保護兒童及少年的分級制度外，幾乎沒有可以約束媒體的工具，再加上自媒體的發展，社群網路已成為意識形態之主戰場。由於對抗「認知戰」缺少可用的法律規範，<sup>60</sup>也讓目前主要的兩大業管單位如NCC(審查節目內容)與文化部(報章雜誌等平面媒體)無法可管，對此我國應積極審議立法，並對傷害社會秩序嚴重之不當言論予以裁罰，使言論自由與對抗認知作戰的兩端，都能取得一定平衡。

註57：Innovation Hub, “Cognition Workshop: Innovative Solutions to Improve Cognition,” June 1-3, 2021, <https://innovationhub.act.org/wp-content/uploads/2023/12/210601-Cognition-Workshop-Report-v3.pdf>, visited date:2025/8/23。

註58：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and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Countering Cognitive Warfare: Awareness and Resilience,” May 20, 2021, <https://www.nato.int/docu/review/articles/2021/05/20/countering-cognitive-warfare-awareness-and-resilience/index.htm>, visited date:2025/8/23。

註59：張玲玲，〈【全民國防】強化精神戰力 反制認知作戰〉，《青年日報》，2024年6月20日，<https://www.ydn.com.tw/news/newsInsidePage?chapterID=1686009>，檢索日期：2025年9月28日。

註60：劉時宇，〈無法可管的第四權？談媒體監督機制與法規〉，法律白話文運動，2022年2月8日，<https://plainlaw.me/posts/mediaregulation>，檢索日期：2025年9月28日。

## 柒、結語

中共針對我國的「認知作戰」是一項多面向且持續演變的威脅，涵蓋國際層面、產業層面及企業層面。透過經濟依賴性及資本市場機會，來左右媒體的立場；此一策略導致我國資訊環境愈加複雜，亟需提升全民媒體素養文化。畢竟面對中共透過與之合作的媒體資本家，對敏感議題施加壓力，促使媒體公司進行自我審查，並使其企業及市場結構與北京的大眾傳播政策立場能保持一致；加上中共亦試圖培養民眾對美國的不信任感，進而對臺、美關係造成潛在壓力，這些都值得政府及國人注意。

2014年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俄羅斯官方即不斷有系統的支持「假訊息」在烏國境內散播，這些「虛假訊息」業已成為一個橫跨烏、俄兩國的多目的「擊殺鏈」(kill chain)；它們透過不斷抨擊政府的政策，以吸引反對者群體，為占領克里米與後來的「俄烏戰爭」持續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sup>61</sup>另外在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也有社群媒體分析公司指出，中共運用組織進行社群媒體輿論操縱，冒充美國

選民，誹謗政治人物，並推送造成分裂的資訊，渠等並未偏袒某一方政黨，而是意圖放大對美國社會及政府的現有批評，讓美國社會大眾增加對政府的不信任感，這些都是刻意操作的明證，<sup>62</sup>咸信國人均有深刻感受。

當國人面對中共此種精緻化的「認知戰」時，如何持續提升媒體素養，同時思考與評估至關重要，儘管中共在對臺「認知作戰」手段與作為亦持續精進，國人仍應自主決定至當的主流意識價值，同時包容不同聲音，俾能讓中共認知作戰無法「姿意妄為」。展望未來，我國有必要制定更為完善的策略以對抗「認知作戰」，並提升全民的媒體素養能力，才能維護社會穩定與民主韌性。



### 作者簡介：

陳彥名中校，海軍軍官學校96年班、國防大學海軍指揮參謀學院107年班。曾任海軍東引基地指揮部參謀主任、海軍成功級艦副艦長、海軍司令部一般參謀官、現服務於國防大學戰爭學院。

鍾智煌上校，海軍軍官學校94年班，國防大學海軍指揮參謀學院109年班，美海戰院113年班，曾任班超軍艦副艦長、海軍司令部勤務大隊大隊長、海軍司令部戰訓處作戰官，現服務於國防大學戰爭學院。

註61：Yevhen Fedchenko, “Kill Chain Against Disinformation: How to Stop the Kremlin’s Genocidal Rhetoric on Ukraine,” StopFake, February 6, 2022, <https://www.stopfake.org/en/kill-chain-against-disinformation-how-to-stop-the-kremlin-s-genocidal-rhetoric-on-ukraine/>, visited date:2025/8/18。

註62：陳正健，〈美研究：中國認知戰冒充美國選民 大選前分化民眾〉，中央通訊社，2024年9月3日，<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409030394.aspx>，檢索日期：2025年9月18日。